

● 忆同窗好友樊粹庭

● 我任信阳师范校长十年

● 反复无常的郝鹏举

● 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

● 安阳民众扣押贪官周鹏年纪实

河南文史资料

第 30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第三十辑

河南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44247/50

——1989年5月——

河南文史资料

第三十辑

编辑 《河南文史资料》编辑部
(郑州市花园路83号)

出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发行 河南省政协文史办公室

印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次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国内统一刊号CN41—1058

定价1.50元

目 录

洛阳文士林东郊及其子林祖式·····	林曾忻 (1)
我所知道的林东郊·····	孙乃薰 (5)
先妣吴太夫人行状·····	冯友兰 冯景兰 (8)
忆同窗好友樊粹庭·····	吕宜园 (15)
回忆豫剧改革先驱樊粹庭·····	王景中 (32)
我任河南省立信阳师范学校校长十年·····	周祖训 (39)
韩五峰自述·····	(65)
我所知道的韩五峰·····	魏树人 (68)
反复无常的郝鹏举·····	张润三 (72)
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	文 强 (95)
安阳民众扣押贪官周鹏年纪实·····	张庆云 (108)
安阳学生参加“元四”事件回忆·····	魏理华 (116)
我的祖父张庆云·····	张国维 (120)
河南省党政训练班记事三则·····	张纪伦 张子鸣 秦万里 (130)
我和陈善同的一次接触·····	黎振之 (137)
忆胞兄吴协唐·····	吴曾三 (140)
忆胞兄刘景健·····	刘景明 (144)
我所知道的马乘风·····	尹重生 (152)

忆朱纪章先生.....	朱传锦 (157)
抗战胜利后的商丘专员公署.....	许维屏 (162)
忆南阳邵氏弟兄.....	韩德三 (166)
日本投降后一年间的播迁经历.....	张剑石 (175)
诗十八首.....	许凌青 (181)

〔 质疑 · 订正 · 补充 〕

关于朱丹陛史料的补充.....	李相宾 (186)
路海江对《五十年沧桑录》的两点订正 和张静吾的补充说明.....	(188)

〔 补 白 〕

樊粹庭学唱京戏.....	陈浴春 (7)
王友梅重友情.....	栗继馨 (38)
阎冯百泉会议.....	吴仰甫 (107)
郑州历任专员.....	郑幼池 (161)
镇平国民党县党部之初建.....	李一名 (165)

洛阳文士林东郊及其子林祖式

林曾忻

我们洛阳林姓这一支系在明代由福建迁到河南光州地方，后又徙居洛阳，遂世为洛阳人。先祖父名东郊字芥原，又字霁园，生于1868年2月23日（同治七年戊辰二月初一日）。光绪戊戌科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检讨，历充国史馆协修、纂修，编书处协修、详校。1906年，派赴日本考察政治。先祖父在1931年与我谈起此事时，是这样说的：“那时考察团中多系不懂日文和日语的，全赖翻译人员提供资料，然后写成考察报告。”回国后，先祖父被派编纂《皇清奏议》，及书成，被保奏知府。1911年记名以道府用，并加二品衔，补授广西桂林府知府。此时正值辛亥革命之际，当先祖父赴安阳见到袁世凯时，袁告以大清势必逊位，民国即将成立，广西桂林府不需去了。1913年，先祖父膺选临时参议院议员。1919年当选第二届众议院议员。在这六七年之间，由于各军阀争权夺位，大总统一职竟几易其人：黎元洪、袁世凯、徐世昌、冯国璋、曹锟。各派政客麇集京城，蝇营狗苟，贿赂公行，尔诈我虞，是以洁身自好之士，宁甘藜藿亦羞与此辈为伍。故不久先祖父即愤然归家，闭门读书，从事著作，暇则吟诗绘画，临池篆刻，以度晚年。所著《爱日草庐诗集》（共五卷，有刻本）有句：“但觅桃源秦乱避，敢云高不事王侯”，意谓不敢自标清高而挂冠不仕，实因不堪世事扰攘故

也。在一首五律里有句：“家贫恋微禄，国乱滞归程”，是说国乱不靖，无法回家，并非留恋禄位；这首诗的后两句是：“谁作狂澜障，痴心望太平”，是说如有人能挽狂澜，他还是盼望太平盛世的。这是他当时实实在在的心情写照。先祖居洛后，黎明即起，读书、写字，接着是整理其诗集和研究《易经》的文稿《易易》，早饭后接待来访者及来求书画者，下午出访亲友谈诗论文或商谈地方公益事宜，晚饭后则同家人闲谈并教诲我等作事做人之道。

先祖父于任临时参议院议员时，曾有洛阳东关人王献卿因参加倒袁世凯运动而被逮捕，又一洛阳西关人杨天鹏，因其子杨少万系革命党人而被株连，均经先祖父竭力营救而得释放。1926年春节后灯节前，因豫、陕两省军人以往所构夙怨，突然爆发豫西红枪会众“大杀老陕”惨剧。一时间，洛阳城乡各地凡遇见陕西兵民，或带有陕西口音者，均被格杀。是时适有陕西商人两人及反对红枪会之河洛道尹阎凤诰在我家作客，先祖以为不能见死不救，乃冒极大不韪，将该三人隐匿多日，事平息后方安然他去。这都是先祖父在与家人闲话时告诉我们的。

1930年左右，洛阳曾由杨恭斋、许鼎岑先后主持国学专修馆，先祖父曾在该馆讲授《易经》。后来先祖父这样对我说过：“我所讲的即我现在所著的《易易》一书中涵义。”并说：“我对《易经》一书的见解，是我的独到见解，与历代学者的见解多有不同之处，且读之易懂，故我的著作称为《易易》，前一易字指《易经》原书，后一易字乃易知、易懂之义。”可惜这部书稿共42卷在1966年8月24日被红卫兵抢去，迄无下落。

先祖父仁爱为怀，乐善好善。1930年，洛阳孤儿院发动募捐，先祖父亲笔书画扇面40多把，义卖捐献。又尝创办冬赈，集资施

舍衣食以及棺木。某一年我回家省亲，见先祖父于晚饭后到街上暗自散发粥券、馍票等救济穷人。并曾将家存石条石块悉数捐出，供洛城东门口至民主街南口修筑路面之用。

先祖父书法宗于欧、褚，参以王铎等而自成一格。且经60年的日日磨练，功力特厚，尤其晚年更苍劲雄伟。其绘画则以摩诘、石谷等为法，兼蓄各家之长，融为一体，而又别具自己的风格和韵味。所画多为水墨，间亦设彩，其原因则系求之者多。1981年上海出版的《中国美术家人名大辞典》对先祖父的书画有所论述。所手刻印章历年积有五六十方，亦均失去。

先祖父卒于1937年3月12日（民国二十六年丁丑正月三十日）享寿70岁。

下面附带记述一下先父林祖式的事迹。先父字谷士，1886年生。弱冠以案首入邑庠。1909年（宣统元年）以拔贡肄业北京京师法律学堂。毕业后以副贡任湖北武昌地方检察厅检察官。他是怀着报效国家的热情去工作的，偏逢该厅有一棘手案件，系死者家属强阻检验尸体，因而案件不能进展。而该厅其他检察官又不愿得罪死者家属，乃改派给先父承办。先父不知原委，亦曾在承办之始受到强烈阻挠，但经对死者家属百方譬喻晓以大义后，他们也就深明大义，不再阻拦，结果此案顺利地进行了下去。由于先父办案干练有能，旋即擢调湖北沙市商埠地方检察厅检察长。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任河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继由河南高等审判厅民庭庭长擢任河南开封地方审判厅厅长。历时七载守正不阿，后被选为河南第二届省议会议员，复任河南省实业厅第一科科长，辄于公余宣传实业救国之道，劝人养蜂致富。1924年左右曾同李显荣（字馨佛，洛阳人，省议会议员）创立洛阳私立明德中学。因经费不足，请得省教育厅每年补助经费1200元。该

校校长为耿慰佛。1926年左右任河南省赈务委员会参议、河南省长公署高等顾问、河南全省卷烟特税处处长等职。所至以兴利革弊为己任，公正廉明，有循良之声。后以世事多故，政局屡变，仁人志士哀痛曷极，是以先父于1928年即毅然挂冠不仕，执行自由职业的律师业务以资糊口。此时在开封居住。

1937年3月先祖病故，6月先母又病故，及至7月抗日战争爆发，我全家由开封迁回洛阳。斯时国共两党携手抗日，爱国青年纷纷奔赴陕北寻求救国之路。是年年底某一日晚饭后，先父对余等曰：“毛泽东、朱德是实心实意救国救民力挽狂澜者，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其事业必成功无疑。”1938年夏，余四弟曾恺、五弟曾愉，欲赴陕北参加抗日行列，将其意愿禀告先父，先父嘉其志，慨然允准。遂于是年8月某日亲送其行，就道后幸能突破层层封锁，安达陕北。来信告知已加入陕北公学，并云该地医药书籍奇缺，希望家中邮寄一些。先父即命余等将家中所存陈修园、张仲景等医书验方医案及李时珍的《本草》等约三四十本由邮寄去。解放后方知这些书均在中途被扣。

1940年洛阳修志馆成立，主其事者聘先父为编纂，先父慨然曰：“洛阳文化，宋元以来已远逊于古，迄今不能复振，方志为地方历史之一，久阙不修，先人有志而未竟，吾何敢以病而自逸乎？当努力为之，以期于成。”是时先父旧病复发，然秉笔以后，朝以继夕，莫敢休止，直至1941年7月临终之际，犹以不及见成书为憾。

1989年2月

（本文作者林曾忻，洛阳市人，1912年生。193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法律系，建国前长期从事司法工作。现住洛阳市。）

本文编辑袁莲

我所知道的林东郊

孙乃薰

林东郊为清末民初河南省知名人士。先祖孙绍康（清廉贡生）、先父孙贡九都是他的学术契友，我同他的孙儿曾愉系同学。孙林两家，三世通好，因而我得以亲侍杖履，聆听教诲。现将我直接或间接知道的东郊先生的一些情况记述于后。东郊先生的科第宦迹，在其文孙林曾忻撰写的文稿中已有记述，此文就从略了。

当我12岁（1930年）那年6月6日，我和父亲在家里平台上曝书，发现一套《爱日草庐诗集》，署名林东郊著。我就请父亲讲一下林东郊的生平事迹，他说：林东郊不仅是翰林学士，而且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民初豫西一带号称匪藪，萑苻遍地，劫寨陷城，日有所闻。洛属偃师、孟津、登封、宜阳等县，都曾为土匪攻破。洛阳城虽未为匪攻破，但城关两度夜间大股匪徒突至，大肆抢劫，并拉走洛阳师范、洛阳中学学生“肉票”数百名。这时林翰林应城厢人士之请，出办团练，督饬团勇，严阵以待。土匪看洛阳防御力量雄厚，再不敢进犯。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蒋胜而冯、阎败北。冯部赵守钰、葛云龙守洛阳；蒋军上官云相、徐源泉部赶来攻洛阳，把洛城团团围住。看来一场争夺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工人停工，学校停课，商人罢市。全城戒严，禁止通行。这时我困在学校，非

常焦急，于是从小街背巷，来到了林家门口，进门一看，只见兵弁多人持枪以待。我见此情景，即进入内宅见曾愉，一问，原来是林翰林召集洛阳绅耆，共商息战宁人大计。通过讨论，大家同意和平解决战争，不愿诉诸武力。当时林翰林是洛阳红十字会名誉会长，大家一致拥护他领衔写信，由何学纯、孙维康为代表，前往调停。通过谈判，上官云相看林翰林情面，撤围一面，让赵守钰、葛云龙部撤出洛阳，蒋军当日进驻城关接防，避免了生灵涂炭。

同年，豫西连年旱侵，又遭兵燹，大批灾民云集洛阳，嗷嗷待哺。林翰林与绅耆许石衡、杨恭斋等倡办豫西救灾会，集资施舍衣食。一天我从豫西救灾会门前经过，见不少富商大贾、社会名流涌进救灾会院内。我进到里边一看，原来是林翰林为救灾，亲书对联20副，画扇头30个，画竹木山水画10幅，展销助振。林以长于书画著称，画比字的造诣更高一些，平时不轻易作画。他这次书画助振的消息一传出，所作书画很快抢购一空。一同展销的还有徐世昌的书画若干幅。我记得许石衡先生选购了徐世昌写的一副对联，上联是“静坐使人无俗气”，下联是“华堂镇日转温风”。杨恭斋先生选购了徐世昌的一幅画卷，画的是中秋望月图，上面题诗云：“桂花香满月轮中，万里无云万里风。人生一世几千变，劫尘不到广寒宫。”

1932年春，日军侵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直接受到威胁，于该年2月仓卒迁洛。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与林东郊系本家，又是同年翰林，因而过从甚密。林东郊系洛阳望族，宅第栉比鳞次，不乏渠渠夏屋，专为林森家腾出一所住宅。二林同居一处，便于研究文史书画。政府大员张继、吕超、叶楚伦、于右任等，联翩前往林府探视，一时林府门前，成为冠盖云集之地。一天我和曾愉谈，想去瞻仰一下林森主席的丰采，

曾愉乐于奉陪，于是我们二人相偕到了林府。这时二林正在客厅谈话，我们二人进去，先向他们敬礼问安，然后侍坐一旁。只见林森面如满月，红润发光，胡须垂胸，长袍短褂，风度潇洒。

1988年10月

（本文作者孙乃薰，河南偃师县人，1919年生。河南私立尚志高级文书科职业学校毕业。建国前后均任教员，现已离休。）

本文编辑袁莲

樊粹庭学唱京戏

陈浴春

豫剧著名编导樊粹庭是我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时期的同学。说来好笑，樊在学习戏剧的启蒙之初，还跟我学过京戏呢。1913年我随先父灼三公住在开封河南船商公会（在省政府后街，先父是该会总办），爱唱京戏的老前辈曾教我唱戏。在学校里，樊粹庭见我哼几句《碰碑》、《三娘教子》，就要跟我学。樊肯钻研，后来又到东火神庙京剧班跟贺桂福学京戏。天公不负苦心人，樊粹庭后来终于成为戏剧界的名人。

先妣吴太夫人行状

冯友兰 冯景兰

本文是冯友兰、冯景兰记述其母亲生平事迹的文章，本刊根据中共唐河县委党史办公室朱庆长、毛文善提供的抄件刊印。朱庆长、毛文善对该文加了标点，分了段，作了注释，本刊编者对抄件作了校核，认为错误的字加圆括号，拟改和拟增补的字加方括号。

呜呼！先妣竟不及见抗战胜利而永逝矣！沈阳变作时，景兰奉先妣在天津，先妣闻变而垂涕曰：“吾老矣，诸孙将奈何？”及长城战起，先妣由北平返唐河，旋复来居北平。至二十四年冬返里视伯姊。七·七事变之前数日，方拟自家赴北平，车已备而变作，遂中止。嗣后友兰等随学校播迁，即未得再相见。闻先妣常问“战事何时可了？”或告以二年三年者，先妣辄摇头曰：“未必。”盖深知事变之大与其影响之远。今幸胜利将临，而先妣已不及待矣。

我冯氏原籍山西高平县，始祖于清康熙五十五年经商来唐河之祁仪镇，因家焉，后遂为唐河望族。然历世虽久而宗祠尚阙，先妣恒以为念。及晚年返里，遂以建立宗祠为己任，积资蓄财，至去秋兴筑。用工百数十人，每日为备饭食，隔数日为设酒肉。又复亲临工地，监督指挥，天未明即起，或至出门尚未辨路径，则

坐门外以待旦。居宅距宗祠工地约里许，每日往返多至七八次，如是者六十余日。宗祠正厅及一厢房甫成，而先妣已积劳遘疾不起。临终谓伯姊曰：“吾之死，如抗战兵士之阵亡，然吾自甘之。吾死，宗祠必续修。至吾因修宗祠而积劳致疾，别人可言，汝辈不可多言也。”

先妣平日持家极俭。先考树侯府君于清光绪戊戌成进士，以知县分发湖北，先妣率友兰、景兰及妹叔兰三人随居武昌，家事无大小，躬自操作。及先考知崇阳县事，拟为置衣买婢，亦力辞，仍只用一女仆，操作如在武昌时。常曰：“吾冯氏祖宗以勤俭起家，子孙敢逸豫乎？”然自奉虽简，而当用之钱，则挥斥无吝惜。修宗祠所费巨万，皆独任之。平日衣常故旧，食常粗粝，而宗祠之一砖一石必求美好，木料必求全新者。非常时巨材不易购，乃伐先考塋地巨木以为梁栋，以为不如是不足以示恭敬之意也。居武昌、崇阳时，有亲族来者，必厚饌之。先考尝责以“为人太多，自为太少”，则笑曰：“吾生性如是，不如是心不安也。”又尝谓友兰等曰：“自家吃饭可以不好，有客则不可以无肉。”亲族有家道中落者，每来乞借，先妣必依其行辈，待之如礼，临行必满其意。先考之乳母晚年无依，先妣迎至家，养之终其身。民国三十一二年间，豫北大饥，逃荒来唐河者络绎于途，先妣出所积谷，每日施粥，全活甚众。平〔素〕于取与之际，尤重毋苟。先考屡赴京会试，亲族乡里有赠路费者，及后先妣悉偿还之。先考疾终崇阳任所，幕友请报亏空，谓习惯如此，官歿既不可追，家属何苦不自〔谓〕〔为〕计，且谓先考素受知于藩司梁公节庵^①，更不致有追缴事。先妣愤然曰：“是卖死者，使其负梁公也。”

^①梁公即梁鼎芬，曾任武昌知府，张之洞总督调离湖北后，代理藩台。

执以为不可。其临财不苟得如此。先考于清光绪三十四年捐馆舍，越三年而革命军起于武昌，时先妣已率子女回唐河家居，谓友兰等曰：“汝父早死，亦不幸之幸矣。不然，此时将何以自处？”唐河自宣统元年春至三年冬，地方不靖，先伯父请兵剿匪，匪首王八老虎^②视为深仇，家中一夕数惊，人皆逃避。先妣以先考停柩在堂，独不去。盖其临难不苟免之志亦昭昭也。

平生喜人读书，尤喜子女读书。在武昌日，收入不丰，不能为友兰延师教读。张文襄公初办学校，学生多贵游子弟，先考先妣恐友兰或染纨绔习，不敢令入学校。先妣治家之余，亲自教子女读，不识之字，俟先考公毕返寓时间之。一二年间，友兰读毕《周易》、《左传》、《礼记》，景兰读毕《诗经》、《书经》，妹叔兰读毕“四书”。每尽一册，先妣必煮鸡蛋两枚，或以铜元四枚市五香牛肉一块以奖励之。及到崇阳，先寓于茶厘局内，行装甫卸，即教友兰等读，屋宇逼仄，书声闻于外。先考所聘刑幕某君曰：“吾作幕多年，未见太太、少爷有如此好学者。”及迁入县署，先考为友兰等专延一师，然不数月即他去，仍由先妣督读。

先考捐馆舍时，友兰十四岁，景兰十一岁，妹叔兰九岁，先妣率之扶柩北归。到家甫定，即为延名师，束（修）〔脩〕既厚，膳饌亦丰，每星期日必置酒以劳师生。友兰等游学开封、上海、北平，以及美洲、欧洲，凡有需用，先妣必按时供给，不令缺乏。常曰：“若使学生在外日忧不给，有何心读书耶？”又常戒友兰等曰：“汝等在外，吾不多予钱，恐汝等困乏，多予又怕汝等浪

^②王八老虎即王振铎，唐河人。因生于寅年，行八，号称王八老虎。家贫，从军，曾任练军军官，因获罪寄狱，越狱后组织60余人打富济贫。宣统三年被南阳镇总兵逮捕，杀于南阳。

费，父母之心如此，汝等多善体之。”每送子女出外，未尝有戚容。当友兰在外时，家事皆不令知，每奉家书，但云一切平安而已。即后友兰等有一技之长，服务社会，先妣亦不令照顾家中事务，盖恐分其为学治〔事〕之心也。至友兰等在外收入，则令诸媳各自经理，从不过问。尝曰：“汝等如不能在外树立，家中有汝等吃的饭；若能在外树立，家中亦不累汝等也。”计自友兰等十余岁出外游学，迄今数十年间，不在先妣膝下之日，远过于能奉晨昏之时，从未接一招归之谕，或言家事困难之书。直至去秋宗祠兴工时，始来谕命设法返里，于宗祠落成时请神主入祠。此谕甫到昆明，而“母病盼归”之电亦至，此电尚系伯姊阴发者。盖先妣直至弥留前数日，始告伯姊曰：“与他们打电罢。”电报耽搁，行路稽迟，友兰等至家，而先妣已逝世匝月矣。

先妣尝谓人曰：“我死，他们必不在侧，盖我若不觉病重，不肯叫他们回来，及觉病重叫他们，必赶不及。”方先妣病时，从兄培兰方任教于唐河惠民中学，自县城返祁仪省视，先妣询知学校尚未放假，即谓曰：“快回学校去罢，耽误了学生功课！”其一生以事业为重如此。

其〔余〕〔遇〕诸媳，尝曰：“我不要媳妇们在左右伺候，只要他们能过好人家。”诸媳或在社会任事，或在学校上学，诸孙之不随往者皆留家，由先妣抚育之，亲教之读，如在武昌课儿时。孙男钟豫，孙女钟芸、钟璉，或留学美国，或毕业西南联合大学，皆先妣自幼教读之力也。时家无钟表，画线于地，以志日影，影至某线休息，至某线读书写字，皆有定规，日以为常。尝曰：“吾教书无他长，但耐烦有恒耳。”

清宣统元年，县中初办女学，风气未开，家长多不肯令媳女出闺门。主其事者，唐河教育局局长吴简斋先生，先妣母家族弟

也，请先妣出任监学，学生始大来。先妣尝曰：“吾办学无他长，惟使师生间和而已。”

先妣教儿童，常使其存不及之心。友兰十二岁始学作文，甫成一二篇，先妣阴问先考曰：“看友兰文，在昔科举时，能下场一试否？”先考曰：“岂但可一试，即进秀才亦可。”先妣虽心喜，然直至友兰在清华任教时始以相告。又尝曰：“小儿如有错，须于喜时开导之；若于其怒时折之，不但不易听从，且身体也易吃亏。”

平生不信医卜星相。在武昌日，黄鹤楼有一相面者驰名官场，一日先考归曰：“此人为我相面，言我可至某官，且妻贤子孝。能至某官否不可知，妻贤子孝则已验矣。”先妣曰：“此奉承之言耳。彼以此谋衣食，岂敢说人妻不贤子不孝耶？”先考默然。或有扶乩者，谓能致人魂魄谈家事，试请先考之灵，乩笔甫书“夔府孤城落日斜”之句，先妣闻而怒，立令停止。后有父执王式三先生云，于民初随军入川，夜宿夔府，梦先考云为夔府城隍，及闻乩笔所书，为大惊异不置，然先妣亦不之信也。尝曰：“人死如灯灭，此喻良是。”又曰：“病须自思致病之由，详告医生，切不可使其专靠切脉，随意用药。切脉能断病否不可知，能切脉之医亦不可多得。”又曰：“精神愈用愈出，若能振刷精神，则病不能侵。养身莫良于饭食，药物不及也；饭食莫良于米面、蔬菜，珍馐不及也。”又曰：“忧最伤人心，常怡悦则身自平安。”平生未尝有大病，小病亦往往不服药。

清末鸦片流行，宾至不以鸦片盘子出者为不敬。先妣独于鸦片深恶痛绝。先考偶尔有应酬，先妣必极谏，至于涕泣。最后病笃，或告以鸦片可治，先妣曰：“奈何为此刺脑子之言？”

生性仁慈，爱诸侄如子女。先伯母孔太夫人歿时，从兄培兰、